

乡村记事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逮鱼

逮鱼的孩子拿着高粱茬子勒的筛子,拿着荆条编的箩头,一脸一身的泥,只剩下两只眼睛忽闪忽闪,一嘴牙齿一亮一亮。

春夏之交,云彩低气温高将雨未雨,坑就会翻底。坑一翻底,呛得鱼们在下面待不住,都把嘴张圆了伸到水面上,密匝匝的成片。孩子们有的拿筛子,有的拿箩头,有的拿网兜儿,有的拿搪瓷盆子,扑通扑通争着往坑里跳。

刚开始还挽着裤腿儿把小布衫掖在腰里,逮着逮着啥也不顾了,又是捂又是罩,青泥迸得一脸一身都是。大鱼劲儿大,筛子影儿刚一晃,它就箭一样蹿了。孩子们忙活半天,逮到的净是些四指长的甯白条儿和几厘米长的鲫鱼娃子。站在岸上看热闹的大人一见有大鱼被哄出来,就把鞋一脱下了水。一老一少两个人合伙儿,瞄准那条一尺多长的黑脊梁骨,“嗨嗨”地叫着,张开双手哗啦啦把水玩儿得山响,不一会儿就把那狡猾的家伙赶到了坑边儿,下筛子一罩一个准。

这家的大人下了水,那家的大人也不甘落后,不到一亩大的水坑里跳下几十口人,大家的兴致被乱窜的鱼提到极点,呼叫声此起彼伏,能逮住多少鱼无关紧要,共同游戏的快活,一时间把人活泛成了狩猎的原始状态……

三伏天下暴雨,下得沟满河平,村里的坑、野外的坝、天生的沟、人工开挖的渠,都和白茫茫的河连在了一起。“七上八下”,说的就是鱼,七月里涨大水,它们成群结队逆着水往上顶,一天一夜上行一百多里,这就是“七上”;八月里发大水,它们又成群结队顺水往下游跑,这就

是“八下”。水如果来得猛消得快,沟里、坑里、潭里就会存住好多鱼,你挤我扛,密密麻麻的鱼脊在水面上盘旋着,随便拿个东西一捞就是好几条。如果雨下得不太大,河水没出湾,人们就戴草帽,披蓑衣,去到连着坑通着河的水沟里,挖几锨草袋子两边一堵,中间闪出个一尺多宽的紧水溜儿,拿草筛子罩住,要不了多久,就会有鱼撞过来,猛一端往岸上一撞,白亮亮的鱼儿在草窝里一蹦几尺高,蹦不了几下就被人按住放桶里了。

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,老镜头儿背着老虎耙子从地里回来,经过老荒坡那道泽子沟,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浅水里往上顶,一耙子下去,兜出一条30多斤重的大鲤鱼!水浅,那鱼使不出劲儿来,要是在深水里,一斤重的鱼能发十斤的力,个把人休想逮住它。

逮蚂蚱

秋天到了,你随便去哪个长满杂草的田埂上走走,就能趟起成群的蚂蚱。老飞头的种类最多,在人们心目中,只有老飞头是标准的蝗虫,无论大小褐黄,统统都叫它蚂蚱。至于学名“蝈蝈儿”的,人们叫它“蝈子”。逮蝈子只逮大肚子老母蝈,光溜溜一截儿草梗似的尾巴,拖着个圆乎乎的肚子,肚子里黄灿灿的都是籽儿。蝈蝈儿的数量最多,逮回来放锅里一炒,香得黏牙。割绿豆的时候如果来场小雨,天一放晴,翻开一亩子豆秧,会有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蝈蝈儿蹦起来四散逃命,带刺儿的脚爪踩在脚面上,凉凉的、痒痒的,慌忙去捂,它们一蹦就没影儿了。

早先的时候,人们逮蚂蚱只逮蝈蝈儿、蝈蝈儿和老扁担。经过那个荒年之后,才开始逮大个儿的老飞头,掐了翅膀摘了脚,放上油盐,铁锅哧啦啦一炕,权当腥荤。只可惜逮了半天,一拨拉就吃光了。



拿根针穿上三股子长线逮蚂蚱,那是大人。对小孩子来说,逮蚂蚱是好玩儿的游戏,烧烧吃或炒炒吃,只是这种游戏的奖赏。随便抽一根带穗的狗尾巴草,沿着田埂、水沟、荒坡走着走着。浅绿的淡黄的太嫩,个头大的也不逮,长得和老扁担一模一样的身子半透明的药蚂蚱也不逮。哧溜一声飞得又高又远的,才是孩子们追捕的猎物。看准了那家伙的停息处,蹑手蹑脚靠过去,猛一捂,逮住了,赶快捏紧它的后背,一不小心,会被它的两个大门牙咬着,要么就被它带锯齿的后腿割一道血口子。捏住这个拼命挣扎的家伙,拿狗尾巴草穿住脖子后面那道硬箍儿,往下一捋,大功告成。蚂蚱的血是绿的,染在手指上,过一会儿才会变成褐黄色,这让蚂蚱们看上去像是带腿长翅膀的植物,大大减少了伤害生灵的惊悚。

“蚂蚱蚂蚱你别飞,你吃庄稼我吃你!”逮蚂蚱的孩子念念有词。

◎李国献(河南平顶山)

桂花浓

◎赵中华(河南平顶山)

大抵,女人都是喜欢花的。我写过桃花、樱花、菊花、梅花,唯独不曾写桂花。直至近日读完文友的那篇《风会记得桂花香》后,我仿佛饮了一坛“桂花酒”,迷醉得不知归处。恍惚中,鸥鹭惊起,桂香暗袭。

桂花树,似乎太过寻常,以至于我难辨其异。李清照却以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道出了对桂花的偏爱,杨万里则以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”写出了桂花的飘飘仙气。而我觉得,桂花名为“桂”,实则不“贵”,它既无百花之艳,又不逢春而开;既无绚丽之姿,又无媚人之态,但它就是以密密匝匝、团团簇簇或黄或红的小花,在仲秋时节,盛大而恣意地绽放在街头巷尾;以披肝沥胆之力和无孔不入之势开启了天地间的草木之香。

邂逅第一缕桂香是在白露过后。当百花凋零、蒹葭开始苍苍,我依旧喜欢夜行湛河堤岸。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和蝉鸣的聒噪,当夜风夹杂着凉意拂过我的脸庞和发梢,我的身心如蝉翼一般。望天,一轮明月悬苍穹;望水,水月相映光潋滟。独自穿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极少能遇见早已相识或似曾相识的人,哪怕惊鸿一瞥都是一种奢求。思忖中,幽幽桂香袅袅而来,不经意间包裹了我。我竭力呼吸,欲让花香荡涤我的五脏六腑。可桂花树在哪儿?是在天上宫阙还是在月下堤岸?夜太黑,我寻不到它的踪影。

嗅着满衣的花香,漫步在连每一个沟坎都熟知的堤岸,我想到了常摇着轮椅去地坛的史铁生。他将自己在在地坛的十五年所见所闻包括对母亲的怀念,以富含哲思的文字提炼出了对生与死的感悟、对绝望中希望的渴望。如果地坛是史铁生灵魂的栖息地,那么,湛河的堤岸就是我的“地坛”。从姹紫嫣红的春到乱花迷人眼的夏至清香益远的秋,生命的脉络如爬山虎的藤,盘根交错又拼力向上。有谁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,又有谁知道它怎样的匍匐于地、攀墙而生。

循香而行,不觉间,我已置身桂花树下。“风从帘幕吹香远,人在阑干等月高”。此时,月亮的清辉流泻在繁星点点的桂花上,翠绿的叶子泛着轻柔的光。

夜阑珊,草的湿意蔓延而来,我的思绪若宣纸上的一滴墨……依旧记得桂花香满城的桂林,依旧记得折桂(花)插鬓的成都街头,依旧记得多年前故友同食桂花糕的嬉闹……可如今,桂花似旧人非昨。

起身,该回家了。我知道,自己依旧贪恋人间的桂花香气……



打账扁嘴儿

打账扁嘴儿是民间小商贩促销扁嘴儿的一种招数,其实就是赊销。但乡下人不说赊销,都说打账,打账扁嘴儿说着顺口,通俗,大人小孩儿都听得懂。如果偶尔谁说赊销扁嘴儿,那一定不是乡下人。打账的灵魂是信用。信用把“买卖不同心”的心粘在一起,买卖就有了灵魂,生意就活泛了。小商贩快速把扁嘴儿卖出去,避免死在手里风险;农家人也享受到了延期交钱的优惠,缓解了手头拮据的困境,各得其所。乡下人花花肠子少,小商贩不用担心赊出去的扁嘴儿收不回来钱。交易时只是口头约定一些必要的事项,在账本上记下姓名和数量就可以了。

那时,每逢扁嘴儿出炕,小商贩就用扁担挑一副带盖儿的平底大筐,走村串巷叫卖。筐不系绳子,用四根硬竹篾代替,挑子放下时,扁担不塌架,就像“骆驼担”,起放都很方便。小商贩走到村头就开腔了:“卖

扁嘴儿啦!打账扁嘴儿。”还没等小商贩把筐放稳,小脚婆婆一摇三晃、长辫子媳妇一路小跑就出来了,小孩儿也跟着大人凑热闹,把小商贩围得水泄不通。小商贩轻轻把筐错开一个缝隙,双手一拍,黄腾腾的扁嘴儿伸着脖子“啾啾”地叫。婆婆媳妇们也嚷嚷开了,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“群口相声”,故意把扁嘴儿说得一文不值。这阵势精明的小商贩见得多了,不急不躁,应对自如,把乡间买卖演义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地摊话剧,商贩的圆滑、农妇的泼辣刻画得淋漓尽致。甲说:“扁嘴儿不硬扎,有杂毛”。乙帮腔:“真是的,要得太贵,不值!”小商贩对这种欲擒故纵的说辞不但不反感,反而心里偷着乐,他知道“喝彩是闲人,褒贬是买家”。丙又上前插话:“包公母吗?公的一个都不要!”小商贩拍着胸脯保证:“明年不下蛋不要钱。”磨叽了半天,话终于演完,买卖找到了平衡。

有经验的小脚拍着筐“咕咕”地叫着,哪个扁嘴儿跳得高就一把抓出来,握在手里按按屁股,看看嘴巴,一声不响地放到翻折着的连襟布衫包里。挑够了就报个姓名,清点一下只

数,一扭三摆地回家了;年轻的长辫子跑回家拿来一个水裙,学着老婆婆的方法挑扁嘴儿,挑好了就用水裙兜起来,摇曳着回家了。那时候,乡下人进钱门路少,家里穷,油盐酱醋都是从鸡鸭屁股里抠出来的,扁嘴儿就是农家妇女的“银行”,一碰到打账扁嘴儿就往“银行”里存几只。逮回家的扁嘴儿比孩子都金贵,生怕跑丢了。

有一天,小商贩正准备从村里离去,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个醉汉,挑了几只扁嘴儿装在兜里。小商贩问他姓名,他说:“马子河。”商贩记在了账本上。按照打账扁嘴儿的规矩,第二年春天来收账,谁家实在交不起钱也可以拿扁嘴儿顶账。转眼到了收账的时候,全村人都按约定交了钱,收账人问遍了村里的人就是找不到“马子河”,小商贩气得骂起了大街:“马子河呀马子河,你真不是人!”村民告诉他:“马子河就不是人,它是村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小商贩听后黯然离去,马子河无语东流。

如今,乡下人的日子变了,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,百姓挣钱的门路多了,农家妇女的“银行”关闭了,打账扁嘴儿再也看不到了。